

· 名士自白 · 名士自白 · 名士自白 ·

老舍 沈从文 巴金 俞平伯 杨沫 廖沫沙 陈白尘 杨绛 夏衍 冰心 文洁若 萧乾 从维熙 甘铁生 流沙河

名士自白

——我在文革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舍 沈从文 巴金 俞平伯 杨沫 廖沫沙 陈白尘 杨绛 夏衍 冰心 文洁若 萧乾 从维熙 甘铁生 流沙河

名士白白

——我在文革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1322

1251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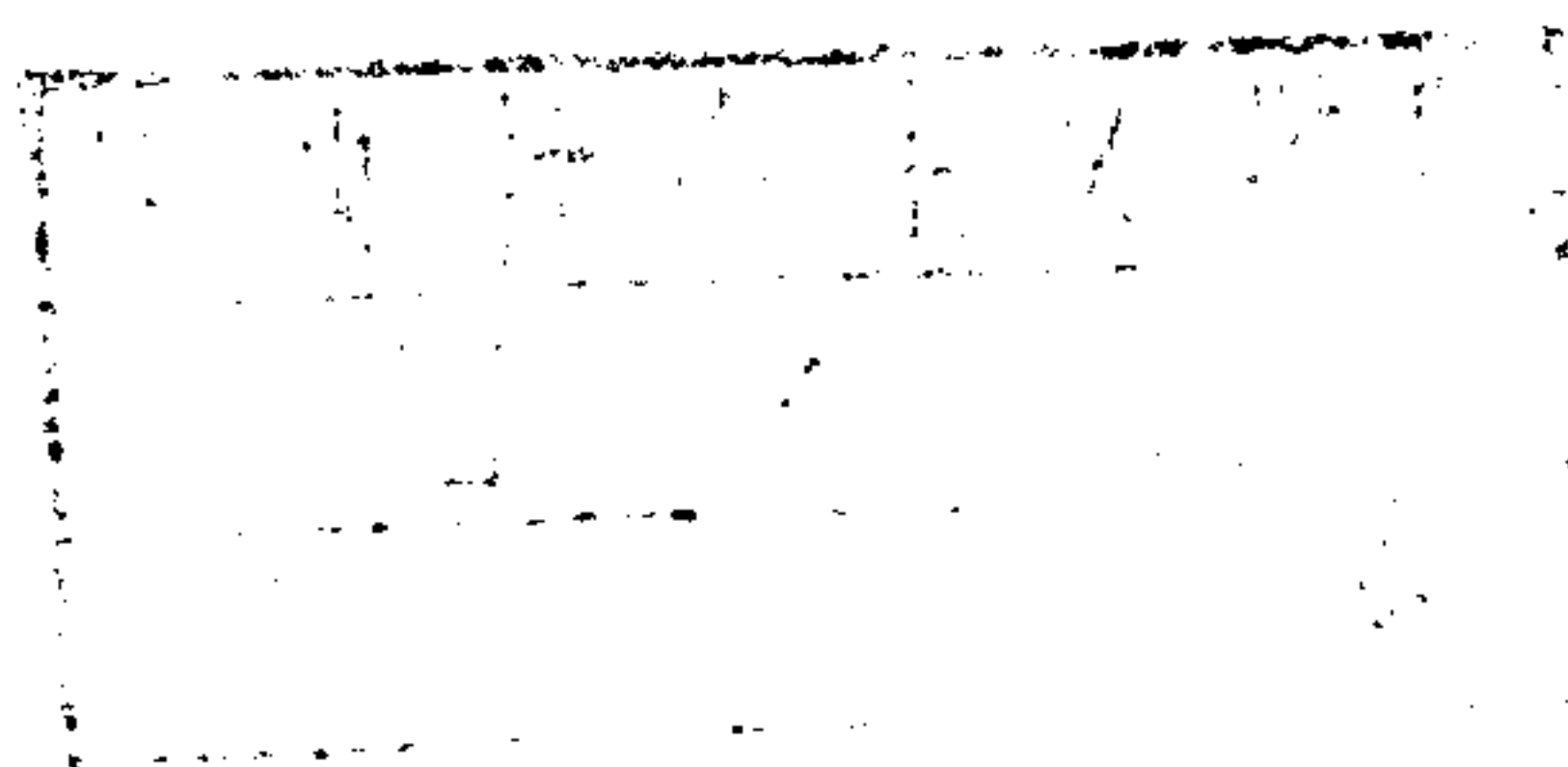


201013223

名 士 自 白

——我在文革中
上

邓瑞全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1323

1251

1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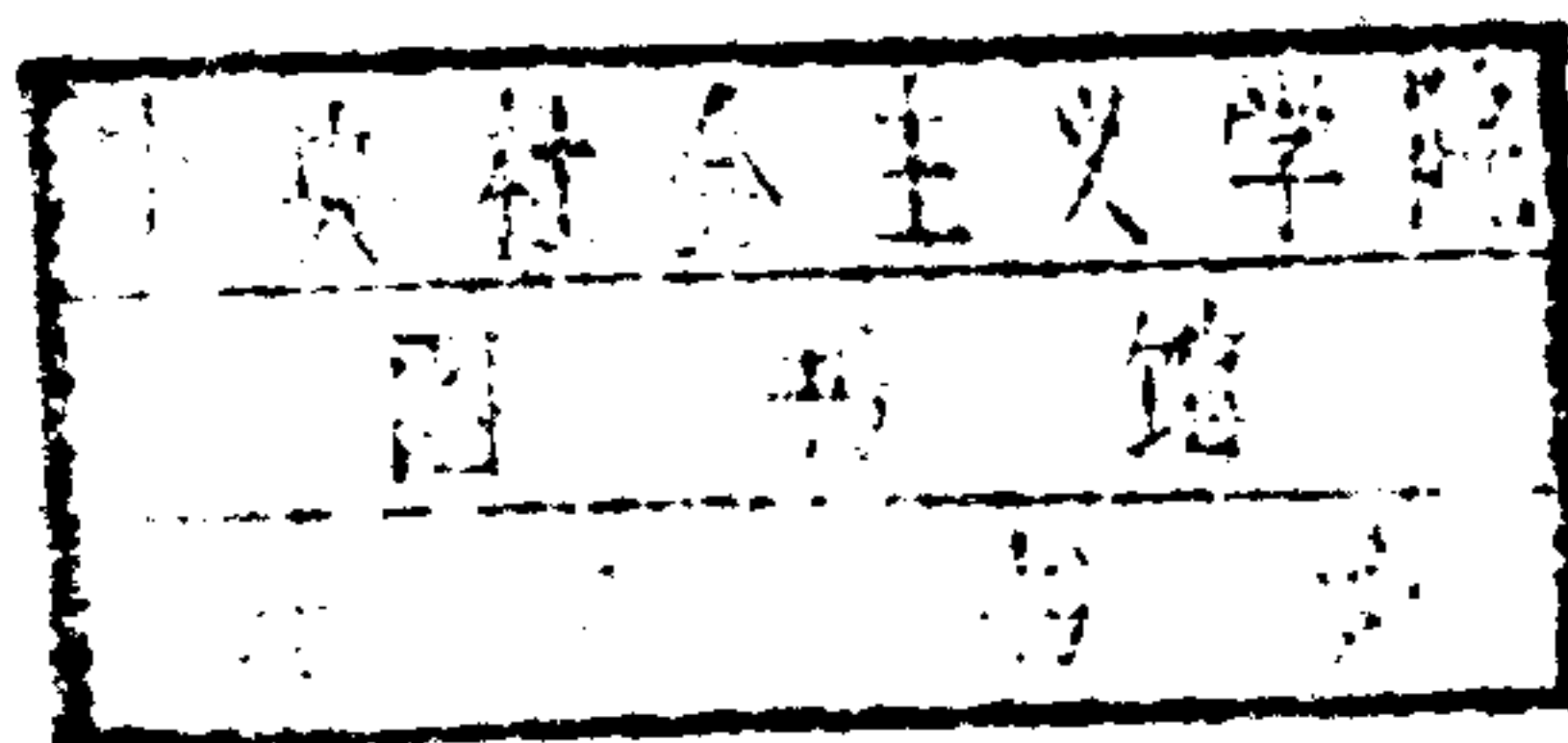


201013232

名 士 自 白

——我在文革中
下

邓瑞全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5581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士自白/邓瑞全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ISBN 7-204-04497-5

I. 名… II. 邓… III. 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132 号

2260/16

名士自白

邓瑞全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 字数: 640 千 插页: 16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04-04497-5/I·808 定价: 40.00 元 (上、下册)

目 录

老舍自白 (3)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世界的。”

沈从文自白 (19)

“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

俞平伯自白 (67)

“一九六九年就这样过去了。以后的事不能预测。”

“我的事情，由京下放干校进了一步，由干校回京又进了一步，当尚有下文，亦只静以待之。”

巴金自白 (123)

“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联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在附近的中学生，恳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

夏衍自白 (153)

“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敢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

冰心自白 (163)

“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

萧乾自白 (169)

“我第一次看到‘文化革命’一词时，就立即联想到拥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把文学革命化了，必然意味着人的进一步解放。”

陈白尘自白 (261)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到来之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更改姓名，以示‘革命’的事例很多，想到他们，总觉得肉麻。”

杨绛自白 (337)

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之流，就躲入女厕。真没想到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避难所。”

廖沫沙自白 (405)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规模这样广阔，直接卷入运动高潮的人群达到七、八亿人之多，这是史无前例的，虽不能说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

杨沫自白 (447)

“这时只见萧军已被揪出，女学生手握皮带，正向萧军身上猛抽。……我的心一阵阵紧缩。”

“罪孽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年！”

“我家没有被红卫兵或任何人抄过，却被自己的儿子小波带着他的十来个同学抄了。”

甘铁生自白 (511)

幸亏那批红卫兵年龄尚小。大约是第一次亲身经历一个儿子批判母亲的场面。这大约属于他们一笔意外的收获。他们忘记了老头，也没当场想出下

一步的行动步骤，或许也是天色将晚，那个带头的红卫兵匆匆在我发言之后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便收兵回家吃饭去了。

流沙河自白 (523)

人在灾难中，在一眼望不见尽头的灾难中，最爱幻想不现实的光明，最不爱想现实的灾难。趋甜避苦，人之常情，我岂能免。一旦光明来了，天天喜悦，天天忙碌，没有兴趣也没有空闲去回想灾难。

蓝翎自白 (695)

1973年，“文革”之火仍炽。刚开始时，号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已经进行了7年，到底“底”在何处，谁也不摸底，茫茫复茫茫！不过，我已经随着河南省文联的“斗、批、散”下到底，在西华县西夏公社当社员三年了。

从维熙自白 (717)

它是我1968年，在茶淀劳改农场“修理地球”时使用过的一把锹头。之后，随着中国政治气流的阴晴寒暖，我在风沙弥漫的驿路上，虽然不断更迭劳改生涯的驿站码头，但我始终没有舍得把它遗弃。

文洁若自白 (755)

在中学住校的两个儿子竟领着一帮红卫兵来，将爹妈狠揍一顿，扬长而去。这两个少年以为这样就能与父母划清界限，并加入红卫兵队伍。做父母的，对来自陌生人的侮辱尚能忍受，但挨亲骨肉的打，却使他们对人生绝望……

丁玲自白 (817)

我第一次见到这群革命女将是在 1968 年的八九月间，那时我在宝泉岭农场水利大楼的一间“牛棚”里已经住了快三个月，“牛棚”里还只关着我一个人，四个造反派的家属日夜轮班看管我。

雁翼自白 (855)

那时候，整个四川都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之中，仅重庆，一夜之间就打出了几万发炮弹，当然，这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大功劳，下达了号称《3·15》号文件，紧接着，谢富治等又亲临四川指挥，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转弯”。



一九四七年老舍全家在重庆北碚

老舍自白^{*}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我写过《骆驼祥子》。那是因为，那时的世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显，界线划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剥削，有人剥削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作家可以描写这些现象，就像一个人可以用相机把它们照下来一样。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写的那样感觉和思想，但当我创造这个人物时，我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会怎样做。这种经验是读者也可以分享的，读者可以想见自己拉着洋车，而不是坐在洋车上。任何没到过北京的外国人也可以想象自己在同样处境下的感觉。

从写作角度看，那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情景，贫富差距十分明显，饥饿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却对此漠不关心。在中国，一个被接受的现实是千百万人生存的价值就像一群牲畜，他们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为少数人服务，他们是消耗品，他们的性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国人也不把中国人当做和他们自己有一样情感，一样痛苦或悲伤的人类看待。

在那种时代，你要么和那些认为社会现实是自然秩序的人同

^{*} 这是1966年春老舍与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罗玛·格尔德的谈话（舒悦译）。是他对自己一生思想、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总结。这里有老舍深刻的历史反思，有一丝几乎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信心不足。

流合污,要么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革命的实质。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你也就没什么别的选择了。你就是一个革命者了,你就会支持那些有勇气、有决心改变社会现状的人了。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我们也不是科学的改革家。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是。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和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了。革命开始唤起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他们被外国列强踢进了苦难深渊。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列强并不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盟。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

所以,我们必需先赶走那些剥削和欺辱中国人的外国人,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那些依仗洋枪洋炮、做着同样坏事的中国人。

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样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要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1966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69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

“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①

“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的吐血。遵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了一次批判大会，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教育……”^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③

“我没有说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④

① 这是1966年7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上老舍对巴金说的话。这时，许多人已受到了冲击。

② 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老舍给臧克家打电话，说了这些话。

③ 1966年8月21日，老舍在家中与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谈话，对红卫兵的行为感到愤慨，说了这些话。

④ 1966年8月24日凌晨2点，老舍被接回家时，对胡絮青说了这几句话。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烧戏装、道具。下午，老舍被人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押往孔庙，和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30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批斗，遭污辱。老舍抗争，被毒打，当场晕倒，血流满面。

附录：再谈老舍之死（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

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26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